

冲虚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作六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江道 上進

楊朱中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十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羞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刀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媵者以盈之方其聒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美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聞以謂

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聒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德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整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无以應之作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爾非子之功也

解曰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感者人理之所甚醜者恣口之飲人情之所向欲先王之所誥戒者常人之情目欲覩也至於闕明而不得恣者非真能熱嗜慾也畏夫性命之危有所拘而不得逞耳口欲美味至於闕適而不得恣者非真能忘好惡也惡夫名聲之醜有所避而不得恣爾由是尊禮義矯情性終於其身視其外若能恬淡無為者語其坐馳之情則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志念所在無所不至亦無所不為矣若是則百年之生內愁其心智外苦其形體亦何生之樂哉若夫朝穆之所為則真而已矣其所謂恣口之飲者非荒醜于酒也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沉湎胃色也蓋朝穆於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故恣口之飲肆情於色雖名聲之醜曾不遑憂性命之危亦不暇恤此所謂治內而不治外無愧乎道德不為仁義之操而敢為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

其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苴而治也。子產方且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為治未免為國人之所非。鄧析之所屈所謂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若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真其不能知則亦已矣。又以說辭亂其心榮辱喜其意則其為誠可鄙其意為可憐矣。以是相鄭而專國之政雖曰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為治是殆得之於偶爾豈其功哉。子產之於朝穆適居季孟之間其趨操之不侔內外之異治。若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為鄧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為未察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同其戚其終於朝穆之道為有得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異其知也。噫微鄧析之言則後之觀朝穆者幾不盡同子產之戚而終莫能知其真矣。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貨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

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運備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之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間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狂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術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解曰子貢以貨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貨殖財積而不敢用服膺而莫之捨。滿心戚焦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夫以子貢之富豐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終其身無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益而不止者為子孫無窮之計也。噫孫子非汝有也。認而有之亦惑矣。抑又苦體絕甘約已之養以貨殖見棄於聖人門務求適其適可不為之大哀耶。為端木叔者藉其先貨初不知貨殖之動而有萬金之累既已有之又能用之由是放意所好無不為而無不玩其適意而志得擬齊楚之君。非特能用之至其氣幹之將衰又能散其有而盡之以俗觀之薄於子孫之遺甚矣。其後受其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是亦不為無所遺矣。噫為木叔者其生也無貨殖之累而盡一生之歡其死也不為子孫留財而不失子孫之財其所行所為是乃眾意之所驚而誠理所取。誠理所在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此東於教者所以不免於驚其神也。意狂聖異域奚啻天壤遠而以為狂惑亦甚矣。楊子謂大聖為難知不以此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斬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斬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解曰圍於有生生不離形形終必弊役於有化化常流形安能久是以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理或不能久生而况於不死乎究其生之存亡初不屬我察其生之憂患爰以久生方其有生汝形之內五情之好惡汨於中汝身之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間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不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

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又安以久生爲哉雖然死之與生猶彼且暮生奚足喜死奚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厭於久生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樂於速亡也是以得道者之於生死既生則廢而任之究

其所欲以俟於死不爲溝瀆之自經也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爲吐故納新之壽考也雖無心於久生有若彭之壽亦不厭也雖無心於速亡有若顏之夫亦順化也無不廢無不任如斯而已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解曰於易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蓋益必有損損終必益損益盈虛消息之理也若夫萬物之生均合至理無欠無餘增之一毫性無餘地損之一毫性無餘物則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治之而亂孰甚耶唯無以損益爲者則物我

兼利之道也莊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農氏之時民皆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可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俞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手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俞子曰假濟爲之手楊子弗應俞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手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手俞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俞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解曰世之語楊子者以其道主於爲我因謂雖拔其體之一毛而濟天下亦所不爲也列子稱其言則異此矣楊子之言蓋曰

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濟一毛既不  
 足以濟一世矣又安以假濟為言乎禽子  
 之問亦不豫矣故楊子不應夫楊子之設  
 心以謂一毛之於肌膚雖若多寡之不同  
 而肌膚固一毛之積均我體則均所愛矣  
 奈何輕一毛而重一節哉能使人人尊生  
 重本而不輕於一毛則天下有餘治哉楊  
 子之愛一毛者非愛一毛也愛其身也人  
 皆愛其身而不知一毛之惜不惜一毛積  
 而至於殞身而不之覺矣人於愛身則是  
 之於愛一毛則非之弗思甚也嘗觀人之  
 有生貴則治賤卑則事尊終身役無非  
 為物曾無一毫之為己曷亦不思我之生  
 也其以我耶其亦為人而生我耶如其在  
 我則我奚為而不自為耶且將以為人也  
 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為人哉列子深醜  
 夫世之逐萬物而不反者故其書每託於  
 楊氏為我之言禽子終不能達其況方且  
 謂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是特  
 見大禹墨翟之跡爾非特不知楊子亦不

知大禹墨翟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  
 事以其言之不類也  
 揚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  
 不得整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  
 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  
 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績  
 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雖惟荒土功子  
 產不守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  
 舜禪早宮室美綬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  
 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  
 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  
 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  
 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  
 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  
 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  
 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  
 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  
 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膏慮之所為  
 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  
 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  
 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  
 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  
 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  
 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  
 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  
 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解曰舜為帝之盛帝禹為王之首王周公  
 之忠聖孔子之明道皆聖人之極致天下  
 萬世莫不尊親者也而舜之窮禹之憂  
 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考之虞夏商  
 周之書稽之孔子之言其理為不誣謂之  
 戚戚然以至於死不為溢惡之言矣至於  
 桀紂之逸蕩放縱恣耳目之所娛窮膏慮  
 之所為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此可謂  
 熙熙然足於從欲之歡矣天下之美歸之

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虛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毀譽徒傳于萬世之下毀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為其毀譽者亦何知於後雖有毀譽與株塊何以異哉謂美惡為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者為言俾之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為四聖者樂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盡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者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七

作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江道進

楊朱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羸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頌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解曰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下帶而道存奚嘗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為而民自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為其力矣是

使羸牽羊而舜荷箠之類也故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德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解曰可言可為無非事者不離於言為之域則不逃於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世每降而事愈叢矣以耳目之見聞計所識之多寡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推而上之至於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無及於太古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所遺謂善為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為可避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遲